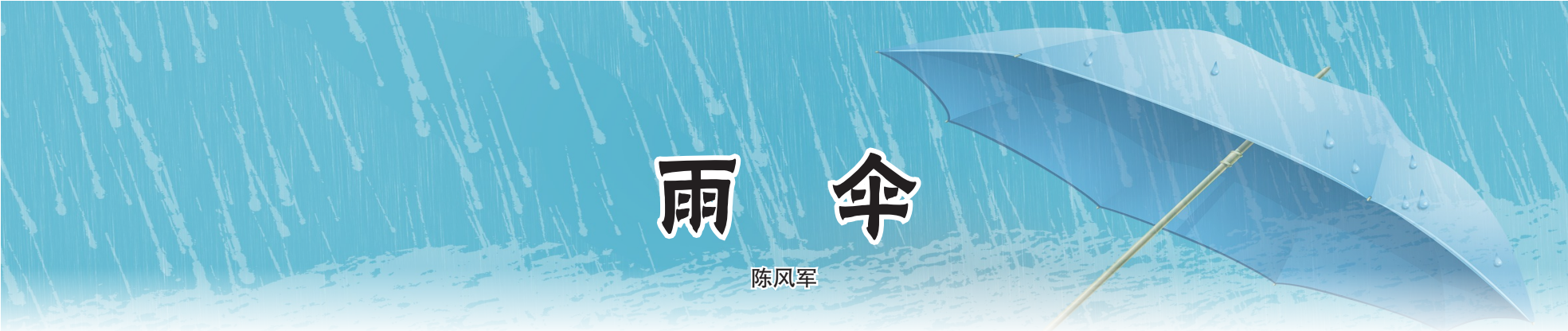




陈风军



秋季一下雨,就没完没了,到处散发着潮湿的气息。一大早雨住了,我庆幸今早的晨练不会泡汤,高高兴兴出了门。

沿着县河慢跑一圈,至早餐店要了一碗土豆粉。透过窗子,却发现雨若千丝万线,房檐上挂起了雨帘。大约为弥补夏季的干涸吧,刚交秋,便扯天扯地下了连阴雨,又把人浇得透心凉。

吃完早点,只有望天兴叹。待雨小了些,我就沿着街道边的遮雨棚跳跃式前行,好不容易进了菜市场,缩在一个角落,等待其他人

买好后,我向一位中年女摊主要了豆腐、豆角、蘑菇和辣椒,又在她店里悠悠地割了一斤半猪肉。雨,似乎还没有小的迹象。

我有点儿发愁!一下雨出租车难挡,冒雨回家肯定会淋成落汤鸡。我怕影响菜摊的生意,望着街上喧闹的人流车流,心中茫然。周末无事,索性就当一回义务售票员吧,便主动帮助女摊主打理菜摊。女摊主直呼:“要不得!”脸却笑开了花。“我也没事儿,就当练练摊吧。”我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客人,顾客渐渐稀少了,菜摊的菜也少了大半,女摊主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看没有多少顾客了,我便准备回家,女摊主在菜摊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了一袋新鲜的蔬菜,硬要塞给我,说是感谢我帮了她大忙。

我坚持不要,她就不由分说地塞给我两个咸鸭蛋,“这该行吧!”话音刚落,两个圆溜溜的咸鸭蛋就塞进我的提袋里。我正要付

钱。女摊主立马黑了脸,嗔道:“你把我当成啥人?你把我的伞拿着,先回去,下午给我送来。”我心头一热,那位矮瘦的中年妇女,我与她并不熟悉,对于那些论斤论两卖菜的小商贩来说,这样的大方和信任的确让我出乎预料。

我感激地接过那把崭新的黑伞,承诺道:“我一会儿就给你送来。”哼着小曲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路过园中路时,瞥见街边狭小的雨棚下,站着一位衣服淋得半湿的小女孩,她双手紧抱在胸前,身子微微发抖。我大步流星地奔回家,从家中又带了一把旧伞出来时,发现那位女孩身边多了一位鬓发苍苍的老人,衣服也湿透了。我心头一紧,想起抖音里帮助老人被讹诈的视频,有点忐忑。眼前这两位似乎是婆孙俩,我迟疑了一下,旋即上前问道:“你们去哪里,我送你们回家?”

小女孩攥紧衣角不语,老奶奶倒是认真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似乎不像坏人,便鞠躬答谢。我连忙回道:“小事一桩,出门在外,谁没有困难。”我用女摊主的伞罩着老奶奶,另一把伞给了那位小女孩。

路过菜市场时,我对老奶奶说:“我还要去买菜,就不送你们了。”我把自家的伞给她们婆孙,老奶奶执意不肯:“我们素不相识,你已经帮了我们,还要拿你的伞,那就有点不地道了。”“别客气,不就是一把伞吗?其实我也是帮自己。”老人见我有两把伞,便接了伞连声道谢,笑着离去。她们头顶的伞,像一朵浪花,消失在茫茫伞海中。

我转身去商店买了一把新伞,把那顶黑伞还给女摊主,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尽管天空依然落着冰凉的雨,但我心头已撑起了一片晴空,心间平添了许多感激和温暖。环顾茫茫的伞海,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匹奔腾的马

——李晶的《梦之马》读后

止 若

梦
四处游走
从上铺到下铺
再到走廊
与一位不寐者擦肩而过
远行人啊,你为何抗拒我的赐予。

列车
蜈蚣般扭动身体
蒙头急行
将夜硬生生挤出一道隙缝
背上的一个个小世界
随之波动、变幻

目的地越来越远
列车对夜低语
我们的任务将要结束
新春却才刚刚启幕
无论清醒或是酣睡的

情更怯”的忐忑,人却真真切切地颠簸在飞驰的列车上。这条归途,既是一次肉身的迁徙,也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绿皮火车发出的“咣当咣当”声,也许在旁人听来很聒噪,然而对归心似箭者来说,却是离家愈近、心跳愈速的回响。车厢里各种气味搅和在一起,泡面味、橘皮味、烟草味,还有刺鼻难闻的臭味,此消彼长,浑然一体,又五味杂陈。可是,它们最终却混合出了一种自由平等的质感和温度。

然而,“梦/四处游走/从上铺到下铺/再到走廊/与一位不寐者擦肩而过/远行人啊,你为何抗拒我的赐予”。寥寥几笔,梦便像个哼着摇篮曲的小精灵,趁着夜色在车厢里四处溜达,本想哄哄疲惫的旅人入睡,却偏偏碰上一个怎么也睡不着的人。问其为何不睡?并非单纯的失眠,而是因了一年劳绩与对家的长久牵挂相互交织。坐着绿皮火车赶路,除了要和家人团聚、聊家常及过往,借机缝补一下亲情、友情、乡情外,还是一次规划未来光景的深远思索。

荷尔德林说过:“人充满了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而在这风驰电掣的列车上,疲惫和孤独就是劳绩,同时也充满了一直驶向远方的独特诗意。于是,便有了

这首《梦之马》。为了圆梦,你不妨圆睁双眼、充耳不闻,静静窝在车厢里咀嚼孤独与盼头,任由列车在夜色中穿越高山峡谷,顺利抵达家的旁边。

此刻,“列车/蜈蚣般扭动身体/蒙头急行”。头也不抬,义无反顾地直朝那黑洞似的夜里钻。黑夜就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列车如神箭般穿墙而过,顿时“将夜硬生生挤出一道缝/背上的一个个小世界/随之波动、变幻”。缝隙纵深里便是众生百态;大叔打着呼噜,半醒的小情侣相互体贴,还有望着窗外发呆的大学生,想必各人有各人的梦。然而全都交给了这趟列车,让它在梦里驮着众生平等,一路“咣当”个不停。

终于快到站了,春天也就近在咫尺了:“目的地越来越近/列车对夜低语/任务将要结束/新春才刚刚启幕。”列车仿佛在给黑夜道白:快到了,等我把这一车人安安稳稳送回家,任务才算完成。连夜坐着绿皮火车入梦,也是迎接春的到来,奔向美好的明天。新的一年,便由此轻轻拉开了草长莺飞的序幕,就连冰冷的列车也有了旅客的体温。

《梦之马》的结尾,格外暖心提神:“无论清醒或是酣睡的/都会有一匹马在心里奔腾。”狄金森曾写道:“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

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而在李晶的诗歌佳作《梦之马》里,人还窝在车里,腿还没伸直,嘴上打着哈欠;可人一闻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心里那匹骏马便奋蹄扬鬃,昂首奔向了辽阔的大草原。这马是发自内心的盼头,是一种自由洒脱,也是憋屈了一路的、积攒了一年使不完的劲儿。

实际上,人生一旅,甜酸苦辣。咱们都是赶路者,一如在黑夜里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向前——会有拥挤,会有疲惫,也会有迷茫的时候,但只要心里的那匹马儿跑个不停,未来的日子就还有个奔头,也就不必把这一切想得太复杂。

李晶本就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从不故弄玄虚,她总能在细微生活中攫取养分给人以惊喜;笔墨温婉,不疾不徐,风姿绰约。回头细品这首《梦之马》,如饮一杯拿铁,苦涩与香甜交织,层次分明,细腻且丰富,令人身心愉悦。既然人已坐在列车上,那就不再纠结——且听风吟,静待花开。



月色撩人

宋瑞林

时令已经过了处暑,山里头一早一晚凉爽宜人。回到老家,坐在暮色苍茫的院子,一杯茶、一支烟,茶香四溢,烟雾缭绕,神仙一样逍遥。

这个时候,最美的风景是夜空中那一轮明月。三五月明之夜,远远地看着我家对面山峦上那一轮带着黄晕的月亮,在山巅的丛林之上冉冉升起,初看起来有些模糊和朦胧,但见她慢慢地爬上树梢梢,真有一种月上柳梢头之感。浑圆的月亮把那几株树映照得清晰如画,粗壮挺拔,气象葳蕤。就连枝丫间的鸟巢,也看得清清楚楚。月色明朗,我仿佛听见巢穴里鸟儿的梦呓呢喃声。古人说“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我算是真切地体会到了。

月儿越升越高,月光静静地照耀着天地间的一切。月色下,门前的小河里的水给染成了一河闪闪闪烁的碎银,清亮亮的河水倒映出天上的明月。听着小河流水,看着水中月色,恍惚间有一种微醺之感,不知今夕何夕,不知天上人间。月光如水,无遮拦地照在坦荡如砥的田野上,地里已经成熟的苞谷,秆子上一个个棒子挣脱苞叶,露出金灿灿的颗粒。这棒子,让人想起披坚执锐的兵马俑塑像。田野有风吹过,风中带着一缕庄稼成熟的气息。

月儿无声地在浩渺的夜空缓缓移动,我在庭院静静地欣赏着撩人的月色。路上不时有从地里劳作归来的农人匆匆走过。村南头的蒋伯正扛着一大袋子苞谷棒子从我面前缓步走过。我站起身打招呼:“伯,都这么晚了,你还在忙活。”蒋伯没有停步,说地里有月亮堂堂的,这会儿凉快,又掰了一会。我心想,蒋伯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这样硬朗,不由得叹服不已。坐在我身旁的母亲,咱农村人,越干活身子越活泛,一天到地里哪个不是一身汗、一身泥。虽说这几年粮食不值钱,但家家户户都种庄稼着。咱自己种的苞谷,铜磨子拉出来的苞谷糝子格外好吃。母亲的话我不敢辩驳。试着劝她,你快八十岁的人了,我平时不在家,一天少做些活。母亲笑着说:“你甭管,我慢慢做。”要是一天不下地,我还觉得浑身不自在、不舒服呢。听着母亲的话,我只好沉默不语。

夜很深了,四处传来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声,好像在演奏着一首小夜曲,沉浸在这样的旋律里,不由得让人生起一种淡淡如烟的情绪。我望向深邃的夜空,月光清澈如水,月影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迷蒙如烟。山脚下小河的流水声隐约低了下去,身旁青纱帐一样的苞谷地幽深如梦。

这样美妙的月夜,独坐庭院,独享这一片月色,我的心思也如这天上的皓月,干净、明澈、悠远。

岁月留痕

远 方

又是一年开学季,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从眼前跑过进入校园,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流岭深处任教时,来回路上的点点滴滴。

双肩包

我教学的地方山大沟深,每周都是背上妻子准备的米面油盐,迈动双脚走完那前不见村后不见人影的山路。沿着山溪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沟,然后再翻越一座山岭。那山岭晴天尤可,到下雨天云雾笼罩,半截子戳进天里边,真的让人有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担忧。

初冬一个周末的傍晚,背粮的口袋下坡时不慎掉到山崖底下,我正为明天去学校没有袋子犯愁时,大嫂来了。她把大哥地质队发的帆布背包送来了。大嫂说“这个背包能盛很多东西,背在肩上学,路难走时可以腾出双手。”看到大嫂手上的双肩帆布背包,我心里踏实了。送走大嫂,要把苞谷糝子、白面装进双肩包里,嘴里念叨着少装一些,路长了,防止背不动,但手却不停地往袋子里装红薯和烙馍。偌大的背包被她塞得满满的,等走到猫耳磳那高高的大山脚下,已累得我实在走不动,放下包想把里边的东西扔一些,但又舍不得——那毕竟包含了妻的一片心啊……

这个双肩包陪我走过六个寒暑,见证了我和翻山越岭时的艰辛,也见证了我走出大山、憧憬美好未来的奋斗历程。

脚码子

年轻时,我大都与大山相伴,所走的山路宽不过尺五,最窄处只能踏一个脚窝。

春夏秋三季还好,冬天下雪结冰,路就不好走了。每遇下雪天回家取粮时,就学山里人用葛条蔓编个圆圈,走雪路时把它绑在脚底,尽管硌脚,但毕竟防滑,走悬崖边的路时心里踏实。葛条编的防滑圈好是好,就是不经用,每次回家都要重新编一次。这事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了,一个周末的晚上,父亲来了。他手里提着东西,走路时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响声,走近了我才看清,是他当年进山担柴、锯木头遇到冰雪时用的脚码子。没等我开口,父亲就说:“猫耳磳我走过,山高坡陡路又窄,冬天下雪了

走那路实在叫人操心,一尺宽的毛路路子,一脚踏空,让人想都不敢想……”父亲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今天把这脚码子拿来送给你,走清冰路时穿上安全。”父亲说完话,硬让我当着他的面在脚上绑好,走几步让他看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送走父亲后,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开门一看:啊,好大的一场雪!妻调侃道:“这是咱爸给引来的雪,要不是爸给你送脚码子,也许就没有这场雪呢!”我笑着说:“昨天晚上天空还出星星呢,老天是在测试爸的脚码子走路好使不好使。”那天,我带着父亲送给我的脚码子,进大峪沟,穿峡谷,经东峰,顺着坪沟河道一路走过。走到猫耳磳山跟前,我把脚码子绑在脚上,走起路来十分稳当,特别是走在清冰道上发出的清脆“咯咯”声,很好听。

马 灯

马灯是夜间行走的照明工具,在过去实属稀有物。小时候和父亲去大山里背柴火,经常因为夜间看不到山路踏进水里,若是夏秋季还可,到了冬季和早春时节就把人坑惨了。脚上的草鞋既不遮风又不御寒,掉进冰冷的水里,真是遭罪啊!那时我就盼望着啥时候有钱了,家里能买个马灯,亮晃晃的,多好啊!

结婚后,一家四口的责任田全凭妻子一个人耕种劳作,到了夏忙秋收时节,她既要给学前班的娃娃们上课,又要照管儿女,还要腾出时间到地里干农活。我离家太远,周六下午放学后,走完几十里的山路到家,已是夜暮亲吻着大地了。翌日早起帮妻子干半天农活,就要赶路去学校。

为了多帮妻子干些农活,经常摸黑赶路。一路上山大沟深,林木茂密,从树林子里传来走兽和山鹰的怪叫声,吓得我头皮发麻。有一次,我和妻子说这事时,她让我把她的陪嫁、一直珍藏着没舍得用的马灯提上,好走夜路。有了这盏马灯,我走在空旷无人的山路上,尽管七里八里遇不到一户人家,但我心里踏实。

时光流逝,岁月留香。如今,昔日教书的那些地方水泥路通到了山村、学校,甚至每一个屋场和住户的门前,马灯、脚码子这些乡村旧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往的岁月里的瞬间光影,为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秋天叙事(组诗)

鲁绪刚

荷 塘

秋天亦适合叙事,蛙鸣一起
荷塘就打开了前朝旧事
天空承诺的月光,悄悄落下
早已走进我们的梦,那个
油灯下缝补的人,正在一针一线
弥补了童年的缺失
也让我的中年以后没有漏洞
视觉与听觉汇聚的一瞬,夜晚
有了更深的解读
万物踩着自己的节拍
现在要借一阵轻风
来表达内心激动,我不置可否
荷塘这张老唱片
把一首曲子,循环播放

秋日午后

秋日午后,一地空稻茬空荡荡的
并不代表什么仪式感
不甘寂寞的小河藏不住石头
草叶尖上静止的蝴蝶充满歉疚
迟迟不肯飞走
秋天以自己的方式
交出了印信,草帽和缺齿的镰刀
海棠还在开花
在享受因为承诺带来的孤独
太阳突然转钝,以及稀疏的鸟鸣
交织中已失去了悬念
野菊花一直都在山坡上叙旧
一缕秋风穿过身体
来到树梢
试图抄下刻在叶子上的秋词

野菊花

山里的野菊花从来都不修边幅
也不择地方,简单地活着
疑是月宫走失的孩子
一个个穿着黄颜色的衣服
围着太阳,在风中起舞
草木开始衰老,荒芜与枯萎
找不到可以突围的出口
许多事物为自己设置的穷途
止于秋天,梦境偷走了星星
灵魂在秋天最后的花朵里溃散
大地献出了浓缩的香气
而村庄在固有的寂静里获得救赎

细 雨

燕子灵巧地穿针引线,一根根
细细的雨丝,像挂在天空的刺绣
杜甫在唐朝的巴蜀绣出了孤独的几针
这个秋天,我在秦岭以南
辗转了整整一天,也不敢把针刺出
轻风是远方寄来的信
装在信封里的雨声,再次将寂寞的乡音
吵醒,那么多熟悉的身影,声息
尘土一样,分散又聚合
浮现在道路上的油纸伞,渐渐
模糊了双眼,我想在窗外
种植一大片向日葵,一直
朝着太阳的方向
在只有雨声和蛙鸣的秋天
邀上几个朋友,喝酒,谈诗

圣女果

陌小语

那一串串玛瑙
让人很难想到
是这片敦厚的土地上的儿女

像玻璃橱窗里的饰品
或是漂洋过海远嫁的洋妞
鲜活得能看见溢出的甜
抑或种进田里的春天

透着太阳的光泽
从月亮背面,沿着山的脊梁
一路缓缓走来,褪去青涩
载着希冀,带着倔强
把秋天,唱成红色诗行

是翻越隆冬的文字
跨过小溪,跳下山岗
在春雷声里,沿犁铧的足迹
让荒野变成燃烧的希望
聆听岁月的呼吸,在拔节声中生长
把积攒一生的祝福,送上秋天的手掌



商洛山

(总第2925期)